



類說卷第十四上

松窓雜錄

明皇雜錄

樂府雜錄



見聞雜錄

倦游雜錄

松窓雜錄

阿瞞謹為上客

明皇^幸華寧王宅飲甚歡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謹為上客明日

寧王等奏天子言動雖左右史書之恐不能載閨門之美乞臣

與兄弟日輪一人書之以送史官至天寶末成三百卷上寶惜是

史起閣貯之及祿山陷長安先焚此閣故帝之實錄百不叙及

三四

行幸萬里

明皇幸東都與一行師登閣臨眺上歎曰吾甲子得終無恙乎
一行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一行
之言

通馬經

明皇問黃翻綽誰通馬經對曰三丞相皆通帝問何以知之曰
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馬因知其通馬經上爲大笑

曾天子祖天子

明皇在宮邸乞假歸京會暮春豪家子數輩遊昆明池選勝宴
集上戎服臂鷹直突至前諸子頗有難色一少年喝令曰各陳
門族官品上大聲曰曾天子祖天子父相王某臨淄郡王少年
驚走上滿引酒起上馬而去

生日湯餅

王后寵衰泣曰三郎不記阿忠脫紫半臂爲生日湯湯餅耶上
爲戚然阿忠后父號

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上曰尔宜憶所通書奏頰白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亦進曰新朝涉之脛剖賢人之
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牡丹詩

明皇殿內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詩誰爲首奏云李正封詩曰
國色朝含酒天香夜染衣帝謂妃子曰粧臺前飲一紫金盞酒
則正封之詩可見矣

開元東封圖

文宗幸三殿東亭見橫廓架巨軸其上命內臣懸於廡下乃開
元封東圖也上舉白玉如意指張說輩數人歎曰使吾得其中

一人來則吾可見開元矣命美酌數爵促步輩歸寢殿嘗語李
石曰吾思天下事難理則進醲醪以醉解之

一子不事女主

秋梁公爲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別墅姨止一子未嘗來都城
公因休假候姨安否適見表弟縱獵携雉兔來歸公啓姨曰某
令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欲請姨曰相自貴耳姨止
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慚而退

夜明簾解張說之難

姚崇爲相一日對便殿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

臣有心腹之疾非足也因前奏張說事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說未遭崇奏旬日前有教授書生通於侍兒說大怒擒送京兆尹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公貴爲相豈無緩急人用乎乃斬斬於一婢耶說奇其言釋之兼侍兒與之一旦忽曰公爲姚相國所譖外獄以具請以公所寶鷄林夜明簾用計於九公主必能解公之難主言於上曰獨不念在東宮時思欲始終恩加於張丞相乎上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索前按獄事並罷之

王山人按冥

太尉衛公爲并州從事到職有王山人者詣謁曰某善按冥也紙上書八字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其後果驗

古鏡

秦淮漁者投網得一古鏡照之歷歷見五臟六腑

白鸚鵡

林邑國進白鸚鵡惠利異常明皇以金籠飾之示宰相蘇頲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爲志

論明皇

德宗命李泌爲相上嘗語及明皇歎曰中原之禍自林甫始明

皇以英特之姿何不察耶泌曰明皇幼年歷多難之後雖江充將陷戾園賈西后欲圖愍懷於睿宗之患無以過也降封臨淄旋又出閤有漢高之多異杖蕭王之赤誠英威一振姦凶自殪而夙尚儒學深達政經薄漢高馬上之言善武帝更僕之問自登宝座樂近正人既勤政事又得良臣及嗜欲稍深政亦怠矣林甫未厭仙客繼之昔齊桓以管仲存而霸業成管仲亡而諸難作上怡然听從因曰相才而又知書吾高枕矣

異物

元先生贈常丹尚書絞綃縷白玉香囊并玉鐻子長貳尺餘異竹篾長貳百餘尺常慙夢中所獲軟羅蜀纈巾剡賓國黃金衣西蜀織成蘭亭筆管上鏤盧思道燕歌行白玉劍長二尺餘

明皇雜錄

玉龍子

帝爲皇孫時太后竒之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取玉龍子賜之玉龍長纔數寸精巧異常本太宗晉陽時物帝甚寶惜後因旱祈雨必應

虛有其表

帝命蘇頲爲相命蕭嵩草制不工制云國之環寶上曰不可斥

其父名嵩改爲珍帝擲于地曰虛有其表嵩碩大多髯故也

衛士弃食

帝於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弃水竇中上怒令杖殺之寧
王曰從複道窺衛士之過恐人不能自安上曰大奇於我可謂
急難

白駱駝

天寶中承平歲久自開遠門至蕃界一萬二千里居人滿野桑
麻如織哥舒翰鎮青海路遠遣使常乘白駱駝奏事馳五百里

玉花驄

舞馬是下段題目

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舞馬帝教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
部各有名稱曰某家驕其曲曰傾盃樂者數十馬皆衣以錦繡
絡以金鐸每樂作奮首鼓尾縱橫應節祿山取十匹歸范陽後
爲田承嗣所得不知其技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舞廐人
以爲妖擊之而斃

天下自唯罔字未正

上御樓教坊王大娘善戴竿於百尺竿施木山狀瀛洲方丈命
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貴妃置膝
上爲施粉黛與巾櫛上問汝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

正惟用字未正妃令詠戴竿詩晏曰樓前百戲競爭唯新有長
竿妙入神誰爲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上命賜牙笏紋袍
戴竿詩見上

牛仙客非宰相器

上用牛仙客爲相訪於高士力外議如何力士曰胥吏非宰相
器上怒曰即當用康詈蓋一時忿詞舉其極不可者或報詈行
當爲相詈頗爲信焉

取樂富貴

揚國忠謂客曰某家起細微因緣掛房以至於是未知稅駕之

所念終不能致令名更當取樂於富貴耳

玉葉冠夜光枕鏤子帳

持盈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揚國忠鏤子帳皆希世之寶

金盆貯瑟瑟二斗

虢國夫人恩傾一時所居本常嗣立宅常氏子弟方晝偃息忽
見婦人衣黃羅衫絳步輦侍婢數十人謂曰聞此宅欲貨有價
幾何常氏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人數百登東廂
撤其瓦木常氏携琴書委於衢路嘆曰不才爲勢家所奪古人
之戒見於今日堂成以金盆貯瑟瑟二斗以賞匠者後因大風

折木墜於堂上畧無所損撤瓦以觀皆承以木瓦

王荆公當國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奏天下之討計專聽安石處儘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上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公曰押闔無行上出其章公恥為小人所薦極陳其不可用祥正遂致仕

見東軒系錄

王維以詩免罪

祿山犯闕獲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凝碧池樂工雷海清擲樂器於地西南慟哭被殺王維為賊拘于僧寺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書于壁賊平維以詩免罪

貂皮帽步搖釵

天寶初士庶好為胡服貂皮帽婦人則步搖釵窄小襟袖識者竊歎

舞凌波曲

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貴妃賜以金粟裝臂環

力士食齋詩

高力士謫巫州山谷多齋而人不食力士作詩寄意曰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都不改

懷慎儉素

盧懷慎儉素奉身之具唯一布囊門無簾箔風雨舉席以障宋
璟見之命設食盤中水豆兩甌菜數俎而已既沒唯一老蒼頭
請自嚮終喪事

四絕

常嗣立拜中書令蘇瓌署官告頽爲詞薛稷書時號四絕

詠尹字

蘇頲幻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旣去令頲詠尹字乃云丑雖有
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死姚崇笑生張說

姚崇張說同位宰輔病戒諸子曰張相與吾夙隙甚深然其人
稍奢侈吾沒後同僚當來吊汝盛陳服玩寶器於帳前若張不
顧舉族危矣彼若寓目當致此玩以神道碑爲請得其文即時
錄進仍先礮石使速鐫刻張常見事遲我數日後必追悔姚沒
張果至目其服玩者數四諸子悉依教戒碑文時極筆曰入柱
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取其本欲
重刪改諸子引使者視之碑已功畢說恨曰死姚崇猶笑生張說

九齡作歸燕詩

張九齡在相位李林甫陰欲中之九齡作歸燕詩贈曰海燕何
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棲戶時雙入華軒
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知其必退怒恚稍解

一鵬挾兩兔

張九齡裴輝卿罷免之日二人躬鞠卑遜林甫柳揚自得觀者曰
一鵬挾兩兔

房瑄爲永公後身

開元中房瑄宰相桐廬真人邢和璞暇日同出城至一廢寺竹
間以杖叩地令掘之得一餅餅中皆委師德與永公書謂瑄曰

省此乎瑄即洒然悟其爲永公後身也因語身事無不驗

甘露羹

李林甫婿鄭平爲省郎林甫見其鬢髮斑白因曰上明白日當賜
甘露羹鄭卽食之能烏髮翌日食之一夕而鬢如鷺

一行求算法

僧一行通大衍算法聞天台國清寺僧其術精往求之至寺未
敢入竊於門間窺之見僧於庭下布筭曰當有弟子來求吾術
湏門前水西流弟子乃至一行乃趨出請教眎門前溪水猶東
流忽西流遂授其術

觀舞劍畫壁

吳道玄善畫佛尤長於畫鬼神將軍裴旻請畫東都天宮寺壁道玄日間將軍善舞劍觀其壯氣可助揮毫旻欣然爲舞道玄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罷相賦詩

李適之與李林甫同相爲林甫中傷而罷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未未罷前數日厨中數鼎躍出相擊足耳俱折繼貶宜春而卒

書囊鼠變犬

李林甫一日晨興取書囊訝其重開視之一大鼠躍出變爲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以物擊之應手而斃林甫患之餘月而卒

恃才浮誕

天寶中劉希夷王昌齡祖詠張若虛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雖有名文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誕而然也

明堂火珠詩

崔署作明堂火珠詩云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未幾署卒無子唯一女名星蓋詩識也

李嶠真才子

上置酒興慶宮有獻水調歌頭者云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如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問誰爲此詞曰李嶠上曰真才子

三十年無總麻喪

崔琳群從多至大官每宴集組綬相輝設一榻置象笏猶重疊其上三十年間無中外總麻之喪

玉蕭琵琶

黎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洞知律度安祿山獻白玉蕭管數百事中官自蜀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羅紗檀爲之光潤如玉有金縷紅文感成雙鳳

李龜年建第

樂工李龜年於東都通遠里建居第中堂制度精絕今裴晉公定鼎南門別墅綠野堂是也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勝賞爲人歌數闕坐客莫不掩泣杜甫贈詩其斷句云落花時節又逢君者是也

四壁畫龍

開元中大旱於新池創一殿召馮紹正四壁各圖一龍西壁畫一素龍蛇蜒若奮風雲隨筆而生壁上鱗甲皆熟有白氣自簷

廡出池中波濤洶湧俄有白龍乘雲而起風雨大作

開中牛炙白酒

杜甫客於耒陽為令所厭甫因投詩令以牛炙白酒遺之飲啄過度而卒

按轡木陰下

上幸繡嶺宮宮隘而暑甚上使覘姚崇報曰乘小駟按轡木陰下上從之頓忘煩暑

鐵如意質酒

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

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

樂府雜錄

天子樂

宮懸四面天子樂軒懸三面諸侯樂判懸二面大夫樂特懸一

面士樂

文武舞

文舞居東執翟武舞居西執戚太常卿押樂在樂懸之北協律即執翬竿衣綠大袖戴冠警鼓二人執朱幡引樂

驅儼

驅儼用方四人戴冠及及面其黃金爲四目衣熊裘執弋揚盾
口作儼儼之聲以除也侖子五百小兒兒爲之朱褶青襦戴面
具晦日於紫宸殿前儼張宮懸樂

左右教坊

開元中置左右教坊以內官掌之又置樂官院八疊戲樂有搭
鼓即腰鼓昔有人父爲虎傷上山尋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
者被髮喪衣面作悲啼蓋遭喪之狀也蘇中郎葩嗜酒落托每
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著緋戴帽狀其醉也又有踏搖娘
羊頭渾脫九頭獅子跳丸吐火吞力旋槃斤斗悉屬此部

三代主綸誥一身能唱歌

歌者樂之聲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古之能者韓娥李延年莫
愁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氲自臍間出至喉乃噫其詞耶分抗
墜之音可致遏雲響谷之妙有韓青者能歌本是士人嘗自有
詩云三代主綸誥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

求新歌

開元中人內人許子和吉州永新縣樂妓女也入宮因名永新
能變新聲高秋明月喉轉一聲響傳九陌一日大酺於勤政樓
萬衆誼諱莫得聞魚龍百戲之音永新乃撩鬢舉袂在直謾聲

名作嘉堂
廣場寂寂若無一人漁陽之亂大官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
常青避地廣陵月夜憑欄聞舟中唱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登
舟省之相與對泣後士人卒遂落風塵臨卒謂其母曰阿母錢
樹子倒矣見上

阿母錢樹子倒張紅紅

大曆中才人張紅紅本與其父唱歌丐於衢路常青納爲姬嘗
有樂工撰新聲未進先印可於青青潛令紅紅聽於屏後以小
豆數合記其拍歌罷青入問之云已唱得矣青出召工謂曰有
女弟子久曾唱此非新曲也隔屏唱之一聲不失敬宗召入宮
宮中號記曲娘子常青卒紅紅奏云妾本風塵丐者致身入內
不忍忘其恩因一慟而絕

米嘉榮舞

貞元中有田順郎長慶中有米嘉榮陳意奴舞者樂之客有大
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延舞綴也有
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馬舞曲有綠腰蘇合香屈柘胡渭州
團乳旋甘州等字舞以舞人亞身子地布成字也花舞著綠衣
偃身合成花也馬舞者攏馬人着綠衣執鞭於牀上舞躑躅皆
應節奏也

舞劍器

開元中公孫大娘舞劍器僧懷素草書遂長蓋唯其頓挫之勢

胡旋舞

舞有骨塵舞胡旋舞俱於小圓毬子上縱橫騰踏兩足不離毬上

直項曲項琵琶

琵琶有直項者有曲項者古曲有陌上桑范曄石崇謝靈運皆善此樂賀懷智以石爲槽鷓鴣鷄筋作絃鉄爲撥

畫帶記節奏

樂史揚志善彈琵琶其姑尤妙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居永穆觀中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夜分方彈志懇求不允曰吾誓死不傳於人志寄宿觀中竊聽繫脂鞞帶以手畫帶記其節奏明日詣姑彈之姑大驚志以實告因盡傳其藝咸通中有未和郎嘉榮子也妙後有王連兒康崑崙曹保鄭中亟三事已見琵琶錄

箏篥

篥

箏者蒙恬造也篥篥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古樂府有公無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狂夫因溺于河其妻名麗玉撰此曲箏者女媧造也象鳳翼一名參差

李牟吹笛

笛羗樂也古曲有落梅花開元中李牟獨步當時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牟吹笛有老父泛小舟來曰某少善如此政以牟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舟下二龍翼舟而聽頃刻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

銀字管

感粟本龜茲國樂亦曰悲粟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善此技幽州有王麻奴河北推爲第一手或謂曰汝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冠絕古今麻奴即往定其優劣青席地令坐取銀字管於平般涉調自吹之麻奴泣謝曰今日幸聞天樂方悟非前乃辟樂器自此不復吹也

五絃彈

貞觀中越妙於五絃白傳諷諫有五絃彈

美參軍

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般有賊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美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大中以來美假婦人又美婆羅門

擊甌

擊甌出於擊缶郭道源以越甌十二隻旋加減水以筋擊之

斷琴

成都雷生善斷琴天下無比

拍板

拍板本無譜黃鸞綽造譜紙上畫兩耳進曰但有耳道即無失

節奏也

宮聲往而不返

隋煬帝遊江都樂工笛中吹安公子其父曰何得此曲對曰宮

中新翻也父曰宮為君商為臣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

必不迴矣

大郎神

天后朝一士人陷冤獄其妻配入掖庭因撰離別難曲以寄哀

情始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畏人知遂三易名亦曰悲切

子終號怨迴鶻

夜半樂曲

明皇自路州入平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後撰夜半

樂曲

水蚕織錦

康老子本長安富家子生計蕩盡遇老嫗持舊錦錦茵以半千
獲之有波斯見曰此是冰蚕絲所織暑月一室清涼即酬千萬
康得之不經年復盡康卒樂人差之製爲曲子一名得寶子

如得至寶

得寶子明皇初納貴妃曰予得楊氏如得至寶也

李衛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名夢江南白傳作楊柳枝

吹蘆管

宣宗吹蘆管自製傾杯初捻管今俳兒辛骨蝕拍不中上瞋目

視之骨蝕憂恐一夕而卒

黃聰疊

黃聰疊太宗戰馬也征遼馬斃上歎惜命樂工撰此曲

傀儡子

傀儡子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
面陳平訪知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謂是
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史家但云秘計鄙其策下耳後
翻爲戲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髡髮善優笑凡戲場必在裊兒之首

徵音無調

舜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樂器至周改用
宮商角徵羽減樂器至百五般唐又減三百般太宗挑絲竹爲
胡部宮商角徵羽並分入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聲而無調

方響

胡部無方響緣宜板聲不應諸調太宗內庫別收一片鐵有方
響應二十八調足事只有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

見聞雜錄

趙槩

鸞孤奉職

張獻圖累舉不捷因老榜推恩始有班行之命寓書子室家曰

汝作鸞孤吾爲奉職

夢雌鶴生女

歐永升在夷陵日遊姜詩廟潛禱嗣續家人夢一鶴飛來自云
是雌鶴未得女甚端麗至八歲忽驚魘曰夢一鶴飛去不數日
暴卒

夢燈

廣守數人連卒多先夢燈段煒作守夢燈偏郡城未幾病卒

遂在西清

宋景邵舍人夢除遂清殿學士未幾除寶文閣學士制詞有遂

在西清之語

池州李長史

張洞爲淮南轉運使夢人通謁云池州李長史後池中得大鯉
即夢也

四畏堂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爲品不置姬侍宅後園中作堂名三畏揚
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無畏夫人

宋公遺戒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
髦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
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中而已
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非
着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
公作禪誌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
以吾死爲無知也

燭燒幘頭

河陽王相同鄭州陳相漏舍看文字燭焰燒破陳相幘頭脚時
王相以疾免隨班起居陳遂換其中以入旣去王相悔曰是他

頭上花發却將我幞頭去未幾二公並罷相又寇萊公李參政
昌齡張參政泊龐相籍皆以墜馬後數月皆罷政

倦遊雜錄

張師正

竹不根而茂

寇萊公卒于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荆南公安縣邑人迎祭于道
斷竹挿地以掛紙錢竹遂根不而茂邑人神之立廟于側奉祀
甚謹

皂羅糊屏風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

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風

出自孤寒

張杲卿因登對仁宗曰卿亦出自孤寒杲曰臣本諸生陛下擢
至中丞三子皆服官裳陛下春秋主高堯虛位臣非孤寒陛下
乃孤寒也上嘉納

相逢不改舊時青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歸濟南城西張氏園亭宴飲題詩曰
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來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
改舊時青

鍾離二詩

邢州開元寺壁有五代時隱士鍾離權二詩曰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峯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閑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昇平有幾人

三司黥胥

陳貫爲省副時三司一胥魅桀黠潛通權倖每聲喏使副往往陽爲欠伸不敢當其禮陳頗不平欲斥逐之胥知其意奉事彌謹陳亦善待之一日陳曰宅中欲會女客何人可幹胥曰某可督視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携小女子于東華門街挿紙標曰爲陳省副請女客監厨無錢陪備今賣此女要若干錢潛結邏者以聞陳竟罷職

無比店有巴樓

趙參政罷政歸睢陽朱門舊第更爲客邸時號無比店李中師尹西京市人新建酒樓李悅其壯麗忽大言曰有巴時人曰梁苑叔平無比店洛師君錫有巴樓

十年騎馬聽朝鷄

歐永升在政府以詩寄穎陰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

年騎馬聽朝鷄既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鷄秩舊治春秋著講解數千卷自謂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諱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令所在青苗本錢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倚閣春秋

見上

點絳脣詞

王平甫熙寧中判官告院忽作宮詞點絳脣魏泰曰斷章有流離之思何也明年果得罪其詞曰秋氣微涼夢回明月穿簾幙井梧蕭索正遠南枝鵲寶瑟塵生金鴈空零落情無託鬢雲慵掠不似君恩薄

盤量出剩

劉綽天聖中爲京西漕分遣屬官盤量諸郡在庾之糧凡收十餘萬石歸朝上殿具劄子乞付三司收係時章獻太后垂簾問曰已盤量者條貫許再盤量否曰向來盤量官多徇顏情不肯盡收入曆又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出剩斛斗致身于此劉太慚謂人曰當時殿上甃鐫可入我亦入矣

歲攄詩

夏英公詠雜手伎歲攄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歲巧便百千
般王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

宗永詩

張宗永有詩云大書文字隄防老剝買園林準備閑

待哭斯人久矣

鄭向知杭州王耿爲浙漕互有論列而耿死鄭往哭之盡哀或
曰龍圖素惡端公今何慟哭也范極曰龍

詭謀殺娼

楊孜學士來京臨應舉與一娼往來甚密娼所有資之旣登第
無以爲謝遂結以妻爲同歸襄陽去郡一驛謂曰我有室家久
矣性悍戾計當相困欲相咀藥而死如何娼云君能爲我死我
亦何惜即共痛飲取毒藥和酒一舉而盡孜執爵曰今借死家
人須來藏我之尸汝之遺骸亦投溝壑曷若我葬尔而後死亦
未晚娼曰尔誑誘我至此又詭謀殺我乃大慟而死孜後終於
祠曹負外郎

揚孜非人也壽記

金鑾長老

洗馬歐陽景素輕薄有金鑾長老以闕齋供將貸米于玉泉長

老乞書爲地景笑曰諾旣至玉泉啓封乃一詩曰金鑾來覓玉
泉書金玉相逢價倍殊到了不干藤蔓事葫蘆自去纏葫蘆

苑中師子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
日給羊肉十五斤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預郎曹翻不及一
獸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

權頰幞頭

張逸密學知城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
輔欲搔髮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
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
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匍匐圖

陳烈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烈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行
此於是烏巾欄鞞與二十餘生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
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遵畫匍匐圖

罨畫流蘇

昔人歌詩多言罨畫流蘇莫知其狀南恩州有匠人善錫銷亦
不曉其事則曰京師所謂銀泥是也又曰能罨畫乃今之生色

也嘗在京師見賃凶具之家曰坼却流蘇乃是四角所繫盤線
繪綉之毬五色同心而下垂者流蘇帳者古人係帳之四隅以
爲飾耳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

熙寧中富相苦足疾多不入曾相將及引年王介甫趙閱道唐
子方爲參政介甫曰進說以更庶政閱道頗難之而不能奪但
退坐閣中彈指言苦子方屢爭於上前既而發疽而死京師人
言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謂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閱道苦
子方死也

兩箇真夢手捧天

韓魏公知泰州卧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英
宗於藩邸翼神廟於春宮

始終言新法

王荆公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
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

眼前何日赤

國朝翰院學士佩金帶朱衣吏一人前道兩府則兩人笏頭帶
佩魚曰重金居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特黃處內

庭父者又曰眼赤何時兩腰黃甚日重

高麗求王平甫詩

熙寧中高麗使人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官令元厚之抄錄以賜厚之時權尹京詣平甫求新著平甫戲作詩曰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鷄林

戲陳亞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曰蔡襄無口便成衰後知南恩州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螬螬一文兩箇真實不虛

舍人面色如衫色

胡旦自知制誥落職通判襄州謝泌知州嘗過廳飲酒面赤謝戲曰舍人面色如衫色胡曰學士心頭似幞頭胡是時服緋

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王介俊爽語言多易人謂之心風熙寧中自省判守湖州王荆公送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不足多遙相郡人迎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似風能起波也介知其意以破題爲十篇一日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也

下官縱跡轉沉埋

張鑄以京東轉運使坐公事降通判太平州葛源爲提舉坑冶取鑄脚色欲發薦狀鑄與詩曰提司坑冶是新差職比催網勝一階若發薦章求脚色下官縱跡轉沉埋

教坊雜劇

熙寧中教坊雜劇時判都丞監侯杲獻新卒伶人爲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語其神何所見云近至大羅見三皇殿上有人披金紫熟視之乃韓侍中手捧一物云獻國家金枝玉葉萬年圖僧曰近入定至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人衣緋魚乃判都水侯工部手中亦擎一物云爲柰河水淺獻圖欲別開河道爾杲獻興水利規賞故也

鞏大卿獻放生

熙寧中鞏大卿申者善事權貴王丞相生日卽飯僧具蔬籠雀鴿以獻丞相方家宴卽於客次開籠播笏手取雀鴿跪而放之每放一鳥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一網打盡

蘇舜欽監進奏院因十月賽神會館中同列御史劉死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者皆坐斥劉謂時相曰與相公一

網打盡

啗男胞衣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胞衣細切五味煎調召至親合宴啗之不預者必忿爭

生前嫁婦死後休妻

王雱丞相之次子有心疾娶龐氏不睦相離而嫁之時侯叔獻死其妻幃箔不修丞相表其事而斥去時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水對工時蟬求雨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泛蟬不小兒呼曰蟬蟬與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蟬不能盡得往往以蝎虎代之入水即死小兒更曰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

杜園賈誼

陳和叔爲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爲質朴時號熱熱顏回時孔文仲對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旣而被斥陳曰孔生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曰杜園賈誼好對熱熱顏回

盛天下蒼生

進士曹奎作大袖袍曰要盛天下蒼生揚衛答曰此但能盛一箇耳
張綬貌甚美嘗繪其容寄兄環環改裴晉公真贊曰爾形甚長爾貌甚揚不爲將不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明年彊健更重来

京師祭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題詩齋宮曰隣鷄未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杯自笑治龔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来

天狗下勾當公事

曾鞏知襄州朝廷遣使按水利各辟三兩選人充勾當公事鞏一日宴諸使者坐客云昨夕九星墜于西南有聲甚厲又有小星隨之鞏曰小星必天狗下勾當公事也

山藥

山藥本名薯蕷唐代宗名豫改爲藥英廟諱上一字却呼預藥終慎思家貧苦學董儲憫之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取書歸董有啓云魯箭前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

終慎思啓

終慎思家貧苦學董儲憫之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取書歸董有啓云魯箭前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

割懷趙璧以空歸

茶林謎

陳恭公知揚州陳少常亞曰近作一謎四箇脚子直上四箇脚子直下經年度歲不會下若下不是風起便雨下公未曉亞曰乃待制廳上茶局或宴會即慳值風溢值雨也

落牙詩

曹琰郎中忽落一牙詩曰昨朝飯裏有粗砂隱落翁翁一箇牙爲報妻兒莫惆悵見存定足養渾家

不覩歌舞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嚴閉目不覩日以談禪爲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覩已是一重公案

飛魚易名鴟吻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於屋以禳漢唐以來寺觀殿宇尚有爲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鴟吻亦不類魚尾

體貌大臣

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

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
富豐碩馮沈美少也

亦不貴老近親戚

歐永叔主試貴老爲其近親戚賦有進士云覩茲黃苟之狀類
我嚴君之容

平調二曲

昭陵梓宮發引王禹玉作平調二曲云玉宸朝晚忽掩赭黃衣
愁露鎖金扉蓬萊待得仙丹至人世已成非龍軒天仗轉西幾
旌旆入雲飛望陵宮女垂紅淚不見翠輿歸又云上林春晚曾
是奉宸遊水殿戲龍舟玉簫聲斷仙催馭一去隔千秋游人重
到曲江頭事往涕難收空餘御幄傳觴處依舊水東流

錄公得替

大理寺丞路坦嘗宰浙中一縣有押錄四年方解後坦贈詩曰
百里傳呼號錄公三年得替普天同惟君四載過常例更有何
人繼後風其詩聞于朝奪坦一官而停之

無花果

木饅頭謂之無花果味甘酸食之發瘡嶺南尤多州郡多取爲
茶牀高釘故云公筵多釘木饅頭或云嶺外刻木作饅頭底刻

字云大中祥符年一樣造五十隻談者之過也

今日誰非鄭校人

王介甫爲相引用不次及再罷相頗有賣之者公至金陵每得生魚多放池中有門生作詩云直湏自到池邊看今日誰非鄭

校人

彈御膳有髮

几御史上事百日不言罷爲外官侍御史王平垂滿百日未言事或曰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入劄子乃彈御膳中有髮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髮如之狀

范文正蚊詩

范希文監泰州西溪鹽場地多蚊蚋作詩曰飽去櫻桃重飢來

柳絮輕但知求早替不用問前程

三拗

皇祐中長沙有三拗開福長老每季一剃頭而致仕樊著作三日一開頂一拗也蘇推官喪父樂飲林察推喪妻廬墓二拗也時有邊臣爲守非賂不行孔目官陸靜平生不授賂三拗也

善謔驛

襄州南有驛名善却唐之善謔驛也乃淳于髡放鵠處柳子厚

和劉夢得善謔驛實淳于先生即此地也

得意之所勿再往

真宗召陳搏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着也馬留

京師優人以雜物布地遣沐猴認之即曰着也馬留熙寧中狀元葉祖洽赴宴有下第進士作詩曰着甚來由去賞春也應有意惜芳辰馬蹄莫踏亂花碎留與愁人作醉茵

宋羅江

慶曆中有親事官攔入殿門御史宋禧乞內廷蓄羅江之狗時號宋羅江亦曰宋神狗

類說卷第十四上

王禹偁摘責守黃州表云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身後真宗恠其詞悲會州有二虎鬪而食一占者云咎在守臣乃移守蘄州勅下而禹偁已死矣

澶淵之後

澶淵之後唯寇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請幸江南上以語萊公公曰何人發此二謀宜斬以釁鼓然後北代上遂決行

知將不如福將

真宗次澶淵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其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爲朕守魏公曰知將不如福將王欽若福祿未艾宜以爲守王公聞命茫然自失萊公酌太白飲之曰上馬杯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王入魏戎虜滿野也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退召爲平章事

上馬杯 見上

三班奉職卑賤可知

太宗欲周知天下事小臣皆得登對王禹偁上疏曰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未幾王以事責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國忌行香見一人紫袍秉笏立殿側公意其官高欲與叙

位其曰某卽可知也公問其故曰公嘗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官爲借職是卽可知也

丁晋公鶴相

丁晋公爲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卽奏有仙鶴盤舞及記東封事亦云仙鶴前導寇萊公判陝府坐山亭有烏鷓數十飛鳴公笑曰使丁謂見之當日爲玄鶴矣又以其令威之裔故好言仙鶴但呼爲鶴相

家奴盜銀器

張文定齊賢爲江南漕日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爲宰相廝役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乘間泣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予汝錢三百千不可復留奴拜謝而去

退位菩薩難做

蘇易簡待受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參政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閑冷之歎贈老僧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疆仕而卒世言躁進有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見水銀二錢知制

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禧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歎
曰使於我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

見水銀二錢知制誥一日無恨十見上

夏鄭公詩

夏鄭公殊以父沒王事得三班差使携所業投李文靖公沆有
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明日袖詩進呈乞換一文資後
舉制科對策庭下有老宦者曰閱人多矣賢良它日必貴以兵
綾手巾乞詩公題曰簾內衮衣垂黼黻殿前旌旆雜龍蛇縱橫
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後罷樞府守南京作詩曰造化
平分荷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南湖月夜栽桃李淮礙睢陽過
十春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畧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
否自有沙鷗信此心

策后

真宗欲策后問參政趙安仁曰朕欲以賢妃劉氏爲后趙對曰出
於側微不可母儀天下上以語王欽若欽若曰陛下姑問安仁
欲立何人上果以問趙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家
可配聖主冀公曰臣固知如此安仁嘗爲沈倫門客趙未幾罷
參政劉妃竟立即明肅太后

寇萊公謚忠愍

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獻明肅太后漸預政寇公遂欲廢后立仁宗奉真宗爲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凡誥命盡使楊億爲之且將舉事會萊公漏言於人晉公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之入白太后指萊公爲反投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者至章獻上仙仁宗下詔前滌其寃謚曰忠愍謚億曰文制曰天禧之末政漸中微能叶元臣力屏儲極

十卷又曰四凶何事不量移

丁晉公旣授朱崖上表極言策立之功辨誣罔之事仁宗憐之命移道州司馬穆脩作詩曰却訝有虞刑失政四凶何事不量移謂失人心如此

又關中丞

室元中又關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憲長久虛之故泚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上疑之因問呂公曰何故久不除公曰中丞者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選用當出聖意仁宗自是知其直

丘良孫盜歐文公

歐永叔爲知制誥或傳有某大官極稱一丘良孫之文章文忠

訪之乃所著十篇良孫道盜爲已文公大笑而已俄報良孫以
獻文字召試拜官及得所獻乃金狐狴所著兵論也公因對奏
陳仁宗大怒欲奪其官公曰朝廷之命已行當日失於審詳若
追奪之所失又多上以爲然

講孟子親戚畔之

神宗在春宮冲幼孫思恭爲侍讀一日講孟子至多助之至天
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泛引助順之事不及親戚畔
之上曰微子紂之諸父抱察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駭
伏

體量常平法

常平法既行同知諫院孫覺上言府界諸縣徃徃抑配上令覺
同府界提點童覺奏曰古者設官有言之者有行之者言者不
貴其必行行者不貴其能言臣以言語爲官又能一二行之乎
乞罷同體量指揮上怒其反覆落職知廣德軍

沮壞新法

曾布有三司使極論京師市易不便今呂嘉問提舉市易差官
四方買物貨禁客旅官中自爲兼并非置市易本意呂惠卿以
爲沮壞新法布落職知饒州惠卿遂叅知政事

放鄭聲不若遠佞人

王荆公和爲參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
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耳其事業豈正止知是呂吉甫爲館
亦在坐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
不若遠佞人呂是與平甫相失

畫流民圖

熙寧之末東北大飢百姓流移選人鄭侯監安上門畫流民圖
及疏言時政之失俠坐流竄中丞鄧綰知諫院鄧潤甫言祕閣
校里王安國將成其言意在非毀其兄坐是放歸田里而卒天

下奇才世共歎賞

李相中平乞烹呂嘉問

熙寧十年京師旱樞密副使王韶言卜式乞烹素弘羊以致雨
今市易剝民利十陪弘羊臣乞烹呂嘉問以謝天下宜甘澤
之可致也

夢靈芝宮

王安國直宿崇文院夢有邀至海上宮殿甚盛笙簫大作題曰
靈芝宮有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恍然夢覺禁中已鳴
鍾矣平甫謂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

人間世長樂鍾聲夢覺時

郭祥正薦荆公

王荆公當國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奏乞天下之計專叩安石處盡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上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公曰押闔無行上出其章公耻爲小人所薦極陳其不可用祥正遂致仕

作傳崑亭

李師中平論議與荆公違矣李欲求合於舒州作傳崑亭以公常倅舒也吳孝宗對策力詆新法既而爲巷議十篇言閭巷皆

議新法之善公尤薄其爲人

巷議十篇 見上

誰念玉関人老

蔡挺寶元以後歷邊仕至熙寧初師猶乎涼因作樂歌有誰念玉関人老之句盛傳都下未幾召爲樞密副使

鄧綰落職

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門下人復爲諛媚以自安有練亨甫者謂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以殊禮待宰相以相子雲爲副樞諸弟皆爲兩制塔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綰一一如所

戒而言上領之而已又薦其黨為宰官遂落職知號州制曰操
心頗僻賊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義形
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邪世有昏君無昏臣之號朝有姦臣
無姦君之目仁宗之昏有時而明
荆公之姦有時
而悔唐寅記

失馬斷蛇

曾魯公文章尤長四六曾布為三司使論市易事被黜魯公有
東別之曰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有福

厚葬完軀薄葬碎骨

張侍中晏丞相俱葬陽翟盜發張墓得金宝甚多遂完其棺揜
其定次發晏墓若有猛獸嗥吼盜懼呼一人同入又聞兵甲鼓
譟之聲盜又呼一人同入則寂然三盜曰丞相之神盡於是矣
及穿櫬殊無所有盜恚怒斧碎其骨而出張以厚葬完軀晏以
薄葬碎骨事不可知如此

三年老娘倒搥孩兒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晏相曰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三十
年老娘而倒搥孩兒者乎既試果不中選公笑曰苗君竟倒搥
孩兒矣

大杯罰妓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於韶坐皆失色韶曰出尔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伏其量

苗神宗四獻范蠡游五湖圖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脩獨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卽納節明年致仕

精之志益既云馬默豈合驢鳴

劉攽性滑稽熙寧中爲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馬默爲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峯市易曾布劾其違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攽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嘉問字望之

劉攽謝表

劉攽王介同爲試官舉人有用畜字者介謂音犯主上嫌攽名謂不可爲諱因紛爭介以惡語受攽遂皆贖金中丞呂公著意不樂攽以爲議罪大輕遂奪主判攽謝曰墮弩躬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伎心不校又日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

奪之已甚

揮毫之際餘醒猶在

曾布坐市易事謫守饒州人許將當制頗多斤詞徃見曾曰始欲繳詞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貶耳於公無益也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曾曰昔晏元獻當國宋子京在翰林旦夕親密中秋赴公晏出妓賦詩翌日罷相宋草詞頗極醜詆揮毫之際餘醒尚在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

精神如破具州時

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公沆王公堯臣爲參政議立皇

嗣事祕不傳元豐中三公已夢獨潞公留守西京召赴闕恩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王禹玉詩云功業特嘉高祐末精神如破具州時

嘲口吃

王汾吃劉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惟聞艾氣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吃也又同趨朝聞叫班声汾曰紫宸殿下類呼汝攽曰寒食原頭屢見君

措大眼孔小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素維翰者與之謀

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薦決臀自伐

劉放與王介爭舉人用畜字事贖金時雍子方爲開封推官戲曰據罪名決臀放十三放曰吾已入文字云切見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太后臨白玉欄干賞牡丹

慈聖光獻皇后臺上悲慕甚有姜職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試其術數旬不効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

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但斥於柳州蔡承禧

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拆人間方士術何施

韓愈不曾如此合鬧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天雪置酒西園歐求^壯賦詩云須憐鉄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合鬧

費孝先卦影

嘉祐以來費孝先以卦影名天下應者甚多王平甫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天生黑於予

呂惠卿語王荊公曰公面有黥用園葵洗之當去公曰吾黑耳非黥也呂曰園葵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葵其如予何

呈身御史識面臺官

孫抃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人問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

左氏之誣論

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不收是時試左氏失

之誣論公論甚悉有云右言于求神降于萃外蛇鬪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

汗淋學士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遇飢索飯食飽不拜

章惇少善養生嘗云遇飢雖不相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爺亦不拜

呂公講和啓

呂惠卿服除王荆公居鍾山以啓講和曰合乃相從疑有殊於
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爲又曰門墻責善數移兩解之書
殿陛對楊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罹苦者塊之憂
遂稽竿牘之獻又云內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
舊惡之念恭惟某官知得之奧達命之情親踈冥於所同憎愛
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儻尔於至恩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
改事公谷日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
紛公獨勅耿耿秋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亦何尤
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援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諭重
悉覽之帳然昔之在我誠無細故之疑今之在公尚何崔惡足
念然待盡山林趣舍異事相照照以濕不若相忘之愈也

一生喫着不盡

王沂公曾發解省試皆爲冠首翰林劉子儀曰狀元試三場一
生喫着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

顏魯公書如收手並脚田舍漢

唐初字學勁健得晉宗風開元以後度爲肥厚元和以後柳沈
之徒復尚清勁立代揚凝武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行筆亦主
於肥厚李昌武不免於重濁江南李後主善書有言顏魯公端

勁有法者後主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任處止如叔手竝脚田舍漢耳程師孟知梁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湏一到夜深長是點燈未李元規笑曰此乃登溷詩也

水星不甚得力

段少連晚年與卿老會飲少連通音律酒酣吹笛有老儒曰某命中無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亦不甚得

力也

余然却坤厚載物賦

張元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粵有大德其名曰坤元曰非

講經之座主即傳法之沙門

華散回童諸婢各送半臂

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刊脩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觀者皆知尚書脩唐書望之如神公多內寵嘗宴曲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枝子京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君子喜食酸

王雱云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鹹酸得木性而上鹹得水性而下也

雄甲辰小戊子

唐逸史載裴晉公與郎中庾威同甲辰主公戲威曰郎中雌甲辰也程文惠公龐穎公同戊子生程已貢龐尚爲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耳後穎士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戊子矣

回客設供

滕宗亮守巴陵有華州回道士上謁滕知其異人口占一詩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大笑而去有士人夏鈞過永州問何仙姑曰呂先生今何在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至潭至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

馮道如諸佛菩薩

王荆公於上前論馮道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唐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得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豈非純臣乎臣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變色

沂公筆錄 王旦

宰相賜茶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
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竝執狀進入上於禁中親
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出降奉行自唐至五代其
制不改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國初范質王溥等自以前朝舊
相居不自安共奏請中書庶務大者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
行其事自是奏御漫多或至脯曰茶異賜坐啜茶之禮遂廢固不暇
於論道矣遂爲定制

容時服

時服

聖節端午冬初賜百官時服舊制也冬初自夾服舊無所自

晉書果大河市樂

太祖朝始賜都尉高懷德以節鉞懷德陽性頗奢侈聲妓之妙
冠於一時睢陽城外數里臨汴有橋居民煩夥倡優所聚高每
令其妓女效鄙野之態以爲笑謂之河市樂

不赦姦賊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姦賊事覺獄未具郊禮將近太祖怒其
貪墨特俾郊赦不宥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
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於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隳陛下赦
令哉上然其言而止

紫黑色屬猪人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遇一異人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或賭紫黑色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姑善待之永德陰自求訪及太祖勳位漸盛傾身親附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貴與佐命一等

宰相當用儒者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未甚進用及卜郊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執綬備顧問占對詳敏他日上曰作宰相當用儒者盧果大用

漢高祖田舍翁耳

丁謂在中書語同僚曰漢高祖何如主哉或曰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項羽死海宇無主天下自歸之蓋隨波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者也

集古自錄 歐陽修

道士罵老子

徐顏伯撰萬回神迹記玄宗英偉之主顏伯當時名臣也君臣相與專寵稱之如此欲使愚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傳道士

罵老子云佛心神恠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向僧尼得享豐饒而吾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採也

顏魯惑神仙

顏真卿撰麻姑壇記并書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者爲斯民患也深矣

羅池碑

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舡集本以步爲涉荔子丹芍蕉子黃碑蕉下當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秋鶴與飛則疑碑誤

景陽井銘

隋煬帝作景陽井銘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銘文隱隱尚可讀有云前軍已傾負乘將沒

叔孫敖名饒

漢叔孫敖碑云名饒字叔敖世未見此碑者不知其名饒也

雷部中鬼

謝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人間

平泉草木記

李德裕作平泉草木記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

陸鴻漸着書

陸鴻漸着書頗多有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曆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三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

阮客舊居詩

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僊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不見名氏蓋縉雲之隱者

縣令新戒

唐明皇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

者皆以新戒刻名

元結好奇

元結作岵臺銘又作窪尊銘又作陽華巖銘結好奇之士也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文章亦然君子欲著不朽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陋巷名高萬世得文自然結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勞矣

蓮勺宮

林華宮行燈銘蓮勺宮銅博山爐下槃銘皆漢五鳳中造林華宮漢書不載宣帝紀云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縣也不亦有宮蓋

秦漢離宮別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

柳宗元韓門罪人

柳宗元撰彌陀和尚碑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

瘞鶴銘

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按潤州圖經云王羲之書然筆法不類羲之而類顏魯公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碑無年月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

霜月之靈皇極之日

漢韓明府脩孔子廟器表碑云永壽二年歲在涖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栢帝年號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

柳書

柳公權書高重碑予特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銍皆在蔡君謨以陰符經序爲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予之說正相反

張龍公

趙耕撰張龍公碑云君諱路斯隋初登第爲宣城令夫人石氏

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体冷且湿石氏異而
詢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吾屢與
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鬣以青綃者鄭也
子遂絳綃者吾射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
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皆復爲龍

林下何曾見一人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相傳以爲俚諺慶曆中許
元待制爲發運使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澈詩也

明皇稱上清弟子

唐華陽頌玄宗詔附玄宗自稱曰上清弟子何其陋哉佛之徒
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是貪生之說也玄宗
方溺於此又慕於彼

令狐綯設齋

唐令狐綯爲文以語簡爲工嘗飯僧僧判齋綯於佛

偈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譏其好簡其父楚作登月白
樓賦文無它意而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父子之性相反
如此

投龍文

唐會昌後龍文武宗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真人

白敏中碑

唐畢誠撰白敏中碑其事與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由李德裕進用及德裕貶詆之甚力以此為甚惡而碑中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領外公承事之後一年寃者皆復其位以此為能其為毀譽難信如此

日無主音婦人書高氏一人

安公美政頌房嶙妻高氏書畢畫道麗不類婦人余集錄亦已博矣婦人筆畫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書莫盛於唐書之廢莫甚於今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余所錄如于頔高駢不至皆書手陳游瓌等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三四人

遺教經

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手書耳

最博至日專云卷之書計之書自

最博至

類說三四八

吐舌而高揚不至者言于朝朝與善令文則之益其書出計下

之類莫其然今謂之有夫早計置計書于筆字皆下受命所

類說卷第十四卷下



